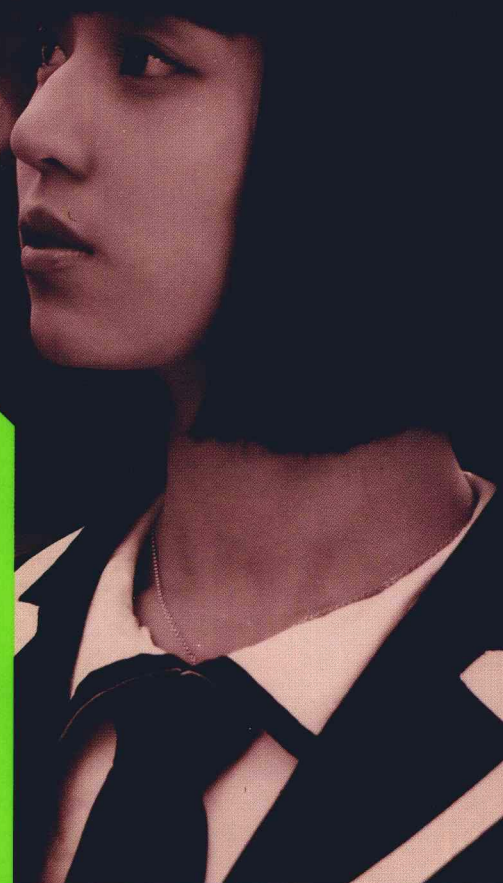




SHARON
WORKS

饶雪漫
作品



左耳

The Left Ear

中国大陆地区

唯一作者正式授权

修订版

无可取代的青春文学必读之作
万千读者珍藏的成长记忆

时隔七年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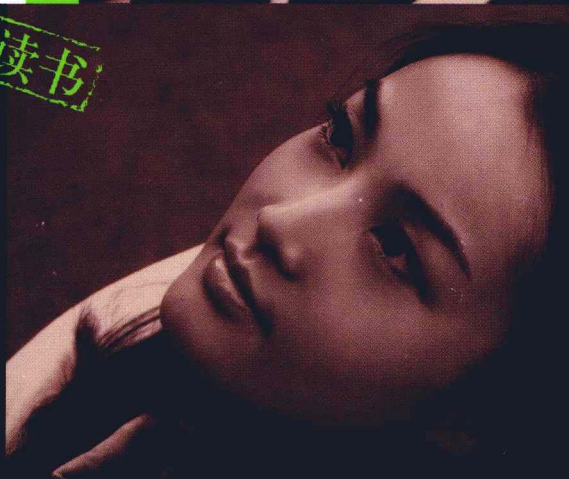
你是否还能用《左耳》

听见遗失在风里的甜言蜜语

随书
附赠

漫电影

青春必读书





SHARON
WORKS

饶雪漫
作品

左耳

The Left Ear

凤凰出版传媒集团
译林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（CIP）数据

左耳/饶雪漫著. — 南京: 译林出版社,
2011. 5
ISBN 978-7-5447-1768-7

I. ①左… II. ①饶… III. ①长篇小说-中国-当代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（2011）第071066号

书 名 左 耳
作 者 饶雪漫
责任编辑 王振华
特约编辑 赵 徐
出版发行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
译林出版社（南京市湖南路1号 210009）
销售电话 010-84910228
电子邮箱 yilin@yilin.com
网 址 <http://www.yilin.com>
集团网址 凤凰出版传媒网<http://www.ppm.cn>
印 刷 北京诚信伟业印刷有限公司
开 本 700×1000毫米 1/16
印 张 15.5
字 数 199千
版 次 2011年5月第1版 2011年5月第1次印刷
标准书号 ISBN 978-7-5447-1768-7
定 价 26.00元

译林版图书若有印装错误可向承印厂调换

2
PART ONE
木子耳

Contents 目录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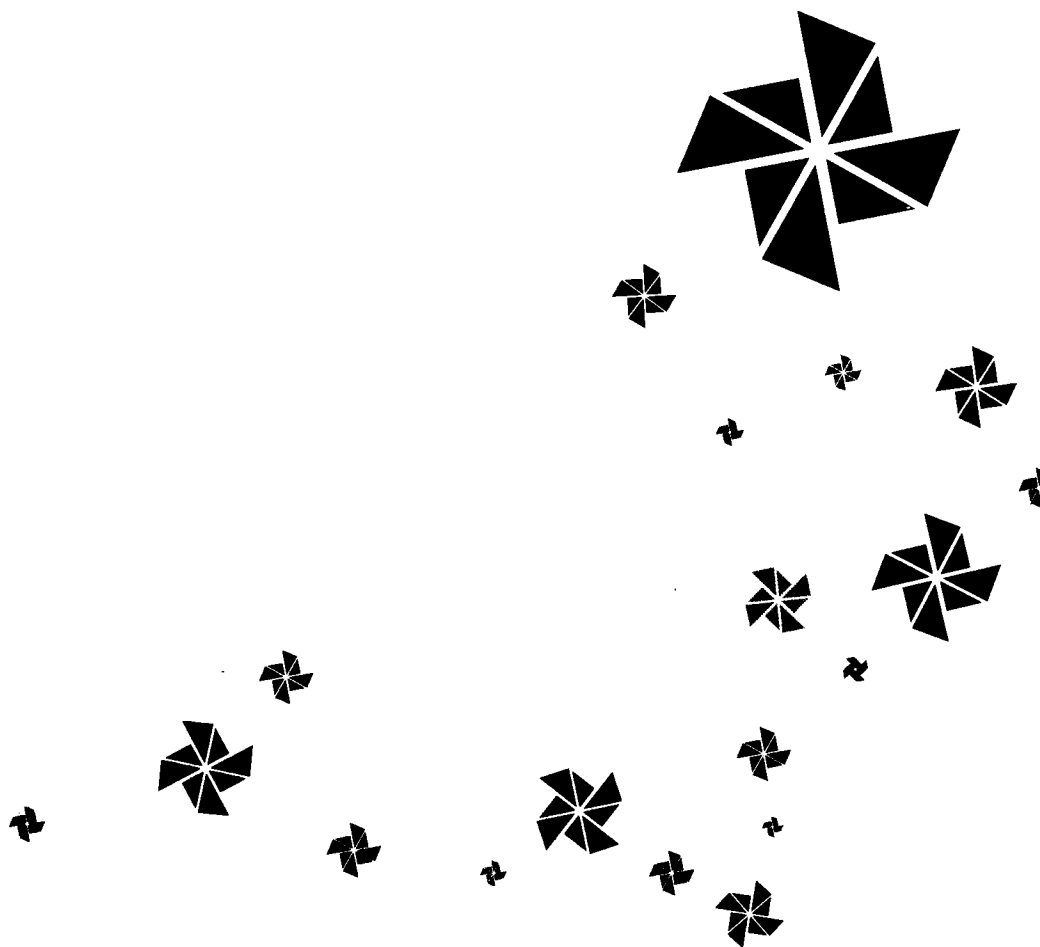
42
PART TWO
吧啦吧啦

114
PART THREE
张漾

172
PART FOUR
李珥

244
附录：耳语者





PART ONE 木子耳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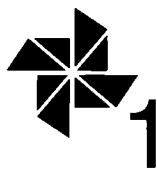
我始终没有成功地变坏。

但我还是宁愿我从来都没有认识过吧啦。

这样，兴许一切都不会发生。

我也不会因为想念吧啦，让自己的十七岁，
痛得如此的溃不成军。

——选自木子耳的博客《左耳说爱我》



上帝作证，我是一个好姑娘。

我成绩优秀，助人为乐，吃苦耐劳，尊敬长辈。我心甘情愿地过着日复一日的日子，每天晚上十点准时睡觉，第二天早上六点按时起床。我起床后的第一件事就是拉开窗帘看天，那个时候，天总是蒙蒙亮的，就算是夏天，太阳光也只是稍稍有些露头。然后，我会坐在窗前读英语，声音大而甜美。我的妈妈会走过来，递给我一杯浓浓的牛奶。我把牛奶呼啦啦喝掉，继续读我的英语。

我的妈妈站在清晨的房间里充满爱怜地看着我。

遗憾的是，我是一个有小小缺陷的好姑娘，我的心脏，还有我的左耳。我生下来就是这个样子的，心脏的手术做过了，很先进的技术，没在我身上留下任何疤痕，所以于我可以忽略不计。但我左耳的听力始终不好，如果你站在我的左边跟我说话，我就有可能一点儿也听不见。

所以，我读书的时候，总是比别人大声。

虽然是这样，我并不觉得自己有什么不好，在十七岁以前，我是那样单纯

地爱着我自己，就像这个世界上很多好心的人，那样单纯地爱着我一样。

可是，比较老土的是，我在十七岁的某一天，忽然情窦初开了。我始终想不起那一天的天气，我只是记住了他的脸，在学校的对面，黄昏的街道旁，斜斜靠着栏杆的一个男生，背着洗得发白的大书包。他的脸，是如此的英俊。那是我第一次见到他，吓得我掉过了头去，心莫名其妙地狂跳不停。

他叫许弋。

再看到他，是我们学校来了外国的参观团，他在集体晨会的时候代表全校学生用英语演讲，发音是那样的标准、优美。

我把头低到不能再低，耳朵却辛苦地尽量不放过他嘴里吐出的任何一个单词。

许，弋。

我一度非常痛恨这个名字，因为后面那个字在电脑上用五笔很难打出来。我练了好多天，才可以顺利地一遍一遍地重复。

白色的屏幕上，全是这个名字，我用红色，将其打得又大又鲜活。好像这样，他就是站在我面前的一样。

我通常在妈妈的脚步走近的最后一秒，“啪”的一声关掉窗口。

有时候我没听见，妈妈已经站在我后面了，她肯定有些奇怪，于是问：“李珥，你在做什么？”

“没。”我咬着唇。

她并不管我用电脑，最主要的是我很乖，每周只在周末上两次网，每次一小时左右。我不聊天，只是在博客上写点东西，我给我的博客起了一个特别小资的名字，叫“左耳说爱我”。它的访问量极小，差不多就只属于我一个人。和它不知所云的名字一样，我在上面敲下的也是一些不知所云的话。

在知道许弋后，我的博客才有了一点儿真正的含义。

我说的是，知道许弋。

事实就是这样子，我们并不认识，也没有机会认识。我只知道他读高三，快要毕业了，他成绩很好，我还知道的就是，有个正读技校的女生在疯狂地追他。

我见过那个女生。她的穿着很奇怪。有的时候，我觉得她像一棵植物，特别是她穿着绿裙子站在我们学校门口的那一次，我看到她涂了绿色的眼影，脸上还有一些金色的粉，她拿了一朵黄色的葵花，孤孤单单地站在那里。

还有那么一次，她用油彩在自己白色的衣服上写上四个大字：我爱许弋。

很多女生走过她身边的时候，尖声叫喊。

她成为我们学校门口的一道风景。

最关键的是，最后的最后，许弋居然爱上了她。

他爱上了她。

他在有一天放学后走到她面前，对她说：“我们去看看你喂的猫吧。”

女生呼啦一下跳起来，欢呼着，手臂张开，像个滑翔机一样地跑了一圈，再到许弋的面前停下。她说：“帅哥，我终于相信爱情是可以争取的哦！呼呼呼，我幸福得要死掉了呀。”

许弋英俊的脸变得有些苍白。

关于这一幕，我是听来的。差不多全校都在传，某某是如何爱上了某某某。校园的消息总是传得飞快，你瞧，连我听力这么不好的人，都听见了。

我悄悄地，哭了一晚上。

你瞧，许弋，我还没得到，就失去了。

那个喜欢把自己的眼睛弄得绿绿的女生，我后来知道，她叫吧啦。

我的天，世界上居然有人叫这个名字，吧啦吧啦。我听见许弋在放学后黄昏的暮色里大声地叫她的名字。然后，女生会一下子跳到他的背上去。许弋有些不太好意思地摇晃着他的背，女生就跳下来，跳到他前面，笑咪咪地眯起眼

睛对他说：“好孩子，我们今天去哪里玩？”

认识吧啦后，许弋再也当不了好孩子，他好像突然就变了一个人，做出好多令人匪夷所思的事情，逃课、打架、泡吧等等等等。许弋被处分的那天下午，下了很大的雨，我打了一把小花伞远远地站在布告栏前，我有一种冲动，我想去撕掉它。

但最终我没有，这一切很简单，我还是一个好姑娘。

不知道怎么，那一天，我打着伞站在操场上，突然没有来由地想起夏天的事。我想起我穿着妈妈去苏州出差时买给我的那件淡黄色刺绣小褂子，坐在老家堂屋中央的一张褐色木凳子上。我的面前放着一张油漆差不多掉光的旧椅子，上面搁着一只碗，碗上支着半个西瓜。我用不锈钢的小勺子一下一下挖那鲜红色的瓤子，眼睛盯住摆在高柜上的那台小电视机，那台电视机到底是15寸还是17寸我已经记不清了。我只记得我需要极力仰头才能看得清那花花绿绿的图像。对，那是一台彩色电视机。我攀着椅子上去调频道，跳过许多雪花终于停下来——那是我最喜爱的电视剧《小龙人》，它的主题曲这么唱：

我是一条小青龙，小青龙，小青龙

我有许多小秘密，小秘密，小秘密

我有许多的秘密——就不告诉你，就不告诉你，就不告诉你。

那也许是六岁的我，也许是七岁的我，究竟是几岁的我也记不清了。现在的我想起那个头脑深处的童年，才发现那时候真的是很快乐的。那时候我还不认识许弋，也不认识吧啦。那时的我，还没有什么秘密。

那时的我，还没学会那些假模假样的小资，也不叫自己木子耳。



我终于认识了吧啦，在学校后面的拉面馆。

我后来想，这其实是我一直都在预谋的一件事。

我还记得那天晚上外面在下雨，店里特别吵。我下了晚自修后觉得很饿，于是去了拉面馆。她背对着我坐在靠墙的某张桌子边上，穿着粉红色对襟薄毛衣，显得很醒目。等我走近后，我发现她叼着根555。英国牌子的烟，她吸得好像特别津津有味，有点像个小妹妹在吃巧克力。店里的小电视机无声地放着电视剧，在我看她的时候，她的眼睛自始至终都没有离开电视机。

我在她对面坐下来。

她瞟了我一眼。

然后她伸手在我冒着热气的碗里抓了一把香菜扔进自己碗里。她吐掉烟蒂一声不吭吃起她的面来。我第一次那么清楚地看到她，她在脑后挽了一个圆圆的髻，瓜子脸，脸上没有一颗痘痘，眼睛特别大。我觉得她很漂亮。是那种越看越漂亮的漂亮，深藏不露，吓你一跳。她没有涂绿色的眼影。

我当时在心里想：难怪许弋……

“你也是天中的？”她看着我胸前的牌子问。

“嗯。”我说。

“你们晚自修结束了？”

“是的。”我说。

“今天怎么这么早？”

“明天要放月假。今晚我们班主任特别开恩。”

“是吗？”她把声调扬起来，说，“不是说不放的吗？”

“本来说不放的，有检查团要来，临时又放了。”

“哦。”她说，“你认得我？”

我违心地摇了摇头。

“你们学校的坏孩子都认得我。”她得意地说，然后又笑，一张脸越发精致。

那次我们吃完了饭，走出面馆的时候，雨越下越大了，雨水一直顺着水泥砌的屋檐往下滴，我们出不去，只好靠着墙。

我实在忍不住地问她：“你也喜欢吃香菜？”

“不是特别喜欢，但我就喜欢抢别人的东西。”

我有点惊讶地望着她。她伸出手来摸摸我的脸，然后笑得两眼弯成很好看的月牙，她说：“呵呵，别人的东西才是好的。小姑娘你会明白的。”

我不知道该怎么把她的话接下去，只好说：“我不喜欢下雨。”她抬起头看看天，好像是自言自语了一句：“不会来了。”接着她站起身，飞快冲到雨里。

我喊住她：“喂！”

她回头。

我从书包里拿出一把伞：“淋了雨会感冒的。”

“那你呢？”她问我。

“我家就在旁边，不要紧的。”

“谢谢你噢。”她接下伞，跑开一段路又突然停下，转过头对我说，“我叫吧啦，下星期六我还会来这儿。到时候还你伞哦。”

那次相遇我一直清楚地记得。在后来我们认识的岁月里，我常常回忆起那个最初的照面。我是穿着黑色T恤长着一张红扑扑圆脸左耳失聪的一个小孩，无意中接近一株让人迷惑的植物，好奇地接近，然后就有了后来的事情。

知道我认识吧啦后，尤他恨我恨得咬牙。在人人自保的重点中学，认得一个问题少女，当然万众唾弃。尤他说起来和我算是亲戚，但我们其实一点儿血缘关系都没有。他妈妈在他很小的时候就死了，他的继母是我的姨妈，他比这里一般的小肚鸡肠的男孩子要懂事。他家跟我家住得特别近，初中时我们经常在校放学的路上一人一根冰棍从学校舔到家。

我唱歌，他吃冰棍。我的冰棍都是淌水淌掉的，他很少说话，冰棍吃得又快又干净。那时候我是做班上的宣传委员来着，我梳着羊角辫子，声音又尖又细，艺术节的时候站在学校大舞台正中央的地方表演，明亮耀眼的灯光打在我的脸上，暖和极了。我有时候根本就听不清自己的声音，但是我特别喜欢那种感觉。

歌唱，让我觉得放松。

有一天，我忽然不再唱歌了，喉咙像是被什么东西堵住了，只有在读英语的时候，才可以大声。

尤他也不跟我在一个班了，他的成绩不知道为什么忽然变得那么好，一跳就跳到高三去了，把我一个人孤孤单单地留在了高二。

“那个吧啦，是个女流氓。”尤他咬牙切齿地说，“她把许弋给骗惨了。”

我咬着我的冰棍不做声。

尤他继续说：“她根本就不喜欢许弋，却让许弋被处分，成绩一落千丈，

她搞坏了他的名声，却一走了之。你说，许弋是不是这辈子都完了呢？”

“她不是这样的吧。”我觉得我的牙冰得好疼。

“反正你要离她远一点。”尤他警告我。

“嗯。”我说。

我在校园里再看到许弋的时候，他总是低着头，走路走得飞快。他还是穿着他的阿迪达斯球鞋，背着他发白的显得很特别的大书包，但他肯定和以前有很多的不一样了，我看着他疾步行走时微驼的背，忽然就很心疼，忽然就有些想哭了。

又一个周六到了，学校不放假，我跟老师请了假，我说我肚子疼。老师很轻易地就相信了我，因为她根本就想不到老实巴叽的我居然也会撒谎。但我确实是撒了谎，我的肚子不疼，我去了拉面馆。

我刚进拉面馆的时候就惊呆了，因为我看到吧啦靠一个男生很近地坐着，她的脸几乎要完全贴上他的了，她笑得妩媚而又动人。

那个男生当然不是许弋，他叫张漾，我认得他。他也是我们学校高三的。

张漾看到我背着书包进来了，好像有点不自在，于是一把推开了吧啦。

吧啦跟我打招呼，她说：“嗨。”

我坐下来，轻轻地应：“嗨。”

张漾很快就付完账，走掉了。吧啦的眼睛一直都跟着他的背影。

过了一会儿，吧啦走到我面前来，问我说：“你有没有烟，我的烟抽完了。”

我摇摇头。

“哦，对了。”吧啦说，“你是好孩子，你不会抽烟的！但，可是，你为什么要逃学呢？”

她一面说，一面扑闪着大眼睛看着我。

我的天，她又涂了绿色的眼影。

“我今天肚子疼。”

“肚子疼还吃拉面。”她笑起来，“该不会是饿疼的吧？”

“吧啦。”我看着她绿色的眼影说，“你为什么要跟许弋分手？”

吧啦看着我，哈哈地大笑起来，笑得眼泪都要出来了，她才胸有成竹地说：“我知道了，你喜欢上许弋那小子了，是不是？”

我倔强地不说话。

“你不要谈恋爱。”吧啦说，“你一看就是个乖小孩。”她一面说，一面从椅子后面的包里掏出我的伞对我说：“还给你，好宝宝。”

我拿着我的伞走的时候，跟吧啦说的最后一句话是：“其实，我和许弋并不认识。”

“哦？”吧啦又夸张地笑起来。我这才看到她戴的耳环，也是绿色的，像一滴大大的绿色的眼泪，在她的耳朵上晃来晃去。

那天，我走了老远了，忽然听见吧啦在喊我。她应该是喊了很多声了，我好不容易才听见。我没有走回去，但她接下来的话我听得非常清楚。

吧啦说：“想知道许弋喜欢什么样的女生吗，下次来我告诉你啊！”



我决定给许弋写一封信。

这个愿望好多天像石头一样地压在我的心上，压得我喘不过气来，我没有办法对自己妥协，于是我只好写。

我的信写得其实非常的简单。我说：要知道，一次失败不算什么，一次错误的选择也不算什么错误。你要相信，在这个世界上，总是有人在关心着你。希望你快乐。

这当然是一封匿名信，我在邮局寄掉了它，然后，我脚步轻快地回了家。快要到家的时候，不知道为什么，我忽然又想起了离家不远的那个拉面馆。我的双脚不听使唤地走了过去。

从我家到拉面馆有一条近路，那边正在修房子，路不好走，所以经过的人不多。那天绕到那条四周都是铁丝栅栏的小路时，我发觉前面似乎有动静。

我的听力不是很好，但我非常的敏感。

我知道出事了。

那时天已经快黑了，我走到前面。眼前的事实很快就证实了我的预感是对的，我看出了那个被按在墙上的女生是吧啦。背对我的那个男生很高大，他正在用膝盖不停地顶她，动作又快又狠。吧啦死死咬住他的胳膊，眼神特别可怕。那种仇恨似乎快要像血一样从她的眼里滴出来。

我以最快的速度冲了上去，扯开那个男生。吧啦发出一声惊天动地的叫声：“滚开！”

男生是张漾。

张漾一边后退一边伸出一根手指，压低了声音说：“你试试，不把它弄掉我不会放过你！”然后他头也不回地走掉了。

身后的吧啦突然颓唐地从墙上滑下，捂着腹部跪到地上。

我蹲在吧啦的身边，试图扶起她，但是我做不到。

我从她口袋里摸出打火机，火光闪烁着照在吧啦肮脏的脸上，她的大眼睛像两颗脏掉的玻璃球。风刮过来，火光颤抖了一下，灭了。我在黑暗里对她说：“我送你回家好不好，告诉我你家在哪儿。”

“你身上有钱吗？”她的声音和语调同平常一样，似乎刚才发生的一切没有给她带来任何影响。

我掏出身上所有的钱，七十多块。

“够了。”吧啦摇摇晃晃地站起身来。她说：“回家，我需要洗一个澡。再买一点药。”

我陪吧啦买了药，又陪她回了家。

她和她奶奶住在一起，家里没有别的人。她奶奶正和几个老太婆在打麻将，没有人关心她的回来。

我们溜进了她的房间。她让我先坐着，然后她去洗澡了。她的书桌上书很少，有很多高档的化妆品。她的床上，全都是漂亮的衣服。我顺手捞起一本书，是一本时尚杂志，那上面的模特儿，跟吧啦化一样的妆。